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 9

大野龙蛇（上）

讲述《红楼梦》中贾母、贾政、贾宝玉、王熙凤、袭人等人物原型的真实命运。

高阳 著

红楼梦断

曹雪芹家的故事⑨

❧ 大野龙蛇（上） ❧

高阳 著

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.9/高阳著.--北京: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14.11

(知识小说文库)

ISBN 978-7-5502-3789-6

I. ①红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8011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授权出版,原著作名《大野龙蛇·上》。

红楼梦断:曹雪芹家的故事9

作者:高阳

责任编辑:徐秀琴

选题策划: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特约编辑:王丹丹 王菁菁

封面设计:李子琪

版式设计:黄巧玲

责任校对:张新元 曹振民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嘉业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

2014年11月第1版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

字数360千字 680毫米×990毫米 1/16 21.5印张

ISBN 978-7-5502-3789-6

定价:42.00元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

请致电 010-85866447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01

“皇后在德州投河了！”

耳语很快地在京里传了开来，但妄言妄听，大都将信将疑，只有极少数的人，包括病中的平郡王福彭，相信流言不假。

乾隆十三年戊辰二月初四，皇帝率皇后奉圣母皇太后启銮东巡。

这是早在上年六月初一就颁了上谕的，定于来年正月巡幸东鲁，亲奠孔林，复奉圣母皇太后懿旨，泰山灵岳，宜崇报飨，一切典礼由大学士会同礼部，稽考旧章，详议具奏。

皇帝祭孔的礼节，有康熙二十三年的成规，可资遵循；太后上泰山去烧香，无例可援，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礼部尚书王安国去请教保和殿大学士勤宣伯张廷玉，他很随便地说：

“我们现在的这位太后，越老越健旺，不过想逛逛泰山而已。拈香的仪节，无可考查，亦不必考查，一句话：踵事增华，成就皇上的孝思。”

张廷玉的话涉讥讽，但也是实话，六七年来，年年由皇帝陪侍出游，远至蒙古、盛京、山西，近则东陵、西陵，至于热河不在话下，常是六七月间启銮，过了八月十三皇帝的生日方始回京。这一次也是太后想到泰山去烧香，皇帝才有了以祭孔为名的打算。

不想到了十月里，太后圣躬违和，皇帝宿在慈宁宫每日三次侍药，皇后更是衣不解带地侍奉，一个多月的仔细调养，太后是复原了，不道皇后

遭遇了一个极其沉重的打击，皇七子永琮夭折了。

皇后的第一个儿子，皇二子永璉夭逝于乾隆三年；八年之后，也就是乾隆十一年四月，皇后才生了她的第二个儿子，肥头大耳，茁壮可爱，皇帝命名为永琮。郑康成注《周礼》说：“琮之言宗也，八方所宗。”皇帝已暗示着将来会传位给他的这个嫡出之子。

不想在世只得二十个月，便因出痘而不治，皇后哭得死去活来，她的伤心之处不止一端，自顾年已三十有六，难望再能生育，此其一；出痘是小儿必经的一关，最要紧的是看护周到，但皇后因侍奉太后汤药之故，不免疏于照料，可说永琮是为太后而牺牲了；再有一桩，便更使皇后郁结难宣了，不知什么时候，皇帝与一直在陪伴太后的“舅嫂”——傅太太勾搭上手，而且生了一个儿子，名叫福康安，这年六岁，一直养在太子宫中。

这些悲痛在心头烙出深刻的痕迹，不是短短的日子中能够弥补的，尽管东巡启銮的日子，由正月延到二月，但皇后意兴阑珊，任凭如何鼓舞，始终打不起精神，对太后的晨昏定省，更视为莫大的苦事，因为看到福康安就会想到永璉与永琮，尤其是太后、皇帝、福康安三代人在一起的那幅“天伦乐”的画面，更让她心如刀绞，简直要发狂，但是为了维持皇后的尊严，还有更重要的“母仪天下”的典范，她不能不咬紧牙关克制着自己。

尽管如此，皇帝还是不谅解，因为她从永琮夭折以后，就从没有笑脸。

一路上不断在龃龉。从曲阜到泰安，太后登上五岳之首泰山，心情舒畅地遍历道观佛阁，皇帝也凭吊了孔子“小天下处”、秦始皇避雨的“五大夫松”、宋真宗封禅的遗址，然后下山驻蹕济南。皇帝的兴致极好，奉太后游赏趵突泉，还阅了兵，又单独祭了舜庙，并巡阅济南府城，六月十一到了与直隶接壤之处的德州。

德州是水陆要冲的一个大码头，来时舍舟登陆，归时下舆乘舟，宽敞华丽的“龙船”，是名副其实的行宫。这天晚上二更时分，变起不测，说皇后失足落水了。两岸“营盘”上护蹕的禁军，都点起了灯笼，照耀得亮如白昼，但河水的浮光之下，一片深黑，会水的侍卫与太监，纷纷跳入河中，捞救了好半天，才把皇后找到，自然早就没气了。

第二天发布上谕“皇后同朕奉皇太后东巡，诸礼已毕，忽在济南微感寒疾，将息数天，已觉渐愈，诚恐久驻劳众，重糜圣母之念，劝朕回銮。朕亦以肤疴已痊，途次亦可将息，因命车驾回京。今至德州水程，忽遭变

故，言念大行皇后乃皇考恩命，作配朕躬，二十二年以来，诚敬皇考，孝奉圣母，事朕尽礼，待下极仁，此亦宫中府中所尽知者。今在舟行，值此事故，永失内佐，痛何忍言？昔古帝王尚有因巡方而殁落在外者，况皇后随朕事圣母膝下，仙逝于此，亦所愉快。一应典礼，至京举行。布告天下，咸使闻知。”

这一来，天下之人无不惊疑，照皇后在济南感寒致疾看来，“忽遭变故”应该是病歿，但既称“肤疴”，何以忽成绝症？且扈从的御医极多，曾否召来请脉，哪怕是中风之类的暴症，亦断无不做急救之理。然则皇后的死因成谜了。

谜底很快地便能揭晓，那天晚上，皇帝在皇后的船上，大吵了一架，皇帝挥拳揍了皇后，气冲冲回到自己的船上，皇后一个想不开，拉开窗子投水自尽。

02

当夜，在内务府造办处当差的曹震，奉礼部尚书兼内务府大臣海望之命，与同事三人，星夜急驰到京，预备迎灵，其间抽空去见了平郡王，细陈这番变故的由来。

“那么，皇上呢？是不是已经回銮了？”平郡王问。

“皇帝还在德州，大概会由陆路回京。”

“太后亦走陆路？”

“不！皇上派庄亲王跟和亲王，护送太后，仍旧由运河到通州，再转陆路回京。”

“喔！”平郡王想了一下问，“皇上是怎么个态度？”

“有、有点抬不起头来的样子。”

“当然啰，闹这么一个笑话，真正贻笑天下。不过——”平郡王忽然咽住了，落入沉思之中。

曹震不敢打搅，息了好一会，正想动问，倘无别话，便待告退时，平郡王忽又开口了。

“傅春和呢？”

“春和”是皇后的胞兄，户部尚书傅恒的号，曹震答说：“王爷知道的，傅大人是出了名的忠厚，除了大哭一场以外，我看也不敢说什么。”

“嗯！”平郡王说，“他虽不敢说什么，皇上一定会有表示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你见着方问亭了没有？”

曹震当然见到了方观承，他从乾隆七年外放直隶清河道后，官符如火，第二年就升了臬司；乾隆九年命他随大学士讷亲勘察浙江海塘及山东、江南河道回来，调升为藩司；前年山东巡抚出缺，特为隔省调他去署理，直到去年方始回任。这一回是以直隶藩司的身份，出境迎驾，早就到了德州，扈从的曹震属于先遣人员，因而得与方观承叙旧，曾一再提起平郡王，问他的身子如何。

听得这些话，平郡王又安慰，又忧伤，只要有人谈到他的病痛，他就会记起苏州名医叶天士去年进京时，为他所开的脉案：“左手之部，弦大而坚，知为肾脏养伤，壮火食气之候。三阳经满，溢入阳维之脉，是不能无颠仆不仁之虞。”脉诀他不懂，“颠仆不仁”即是中风，却很明白。又听说刚成名的叶天士，有能断人生死之誉，因此一想起便揪心。

“通声！”平郡王说道，“你倒替我访一访一尘子，看他在哪里？”

“在济南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这一回护驾经过济南，看他在历下亭设砚。”曹震答说，“本想去请他算算流年，到底抽不出空。”

“你还得想法子抽个空，拿我的八字再去问一问他看，这两年的运气如何？”

“是。”曹震答说，“等皇上回京，办了皇后的丧事，一到能请假的时候，我马上去。”

03

皇帝是三月十七，亲自护送大行皇后的梓宫到京的。梓宫奉安在西六宫的长春宫，上谕派履亲王胤胤总理丧事。首先是议礼。皇后之崩，除京师以外，各省皆不治丧。这是因为康熙十三年五月，皇后赫舍里氏难产，皇子胤礽的小命虽保住了，皇后却崩逝了。其时正逢三藩之乱，平西王吴三桂于上年十二月起兵造反，接着定南王孔有德的女婿孙延龄、靖南王耿精忠，在广西、福建举兵响应。康熙为了决心削藩，将吴三桂的儿子、尚

太宗幼女恪纯长公主的配偶吴应熊，以及长公主所生的儿子吴世琳，明正典刑，以示决不妥协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如果外省举哀成服，容易误会为皇帝驾崩，民心士气一动摇，危亡立见，所以哀诏不颁外省，自然亦就不必治丧。

但“皇叔”履亲王承皇帝意旨，主张恢复顺治年间的旧典，王公大臣自然毫无异言，上谕中不提当年何以不为皇后治丧的原因，只引《周礼》说“为王后服衰”，内外臣无异。《明会典》亦规定，皇后丧仪，“外省官吏军民，服制与京师同”，如今“大行皇后崩逝，正四海同哀之日，应令外省文武官持服如制”。服制上规定，文武官员百日之内，不准剃发。

“大家会不会听呢？”皇帝这样发问。

“上谕孰敢不遵？”刑部尚书阿克敦回奏。

“不遵又如何？”

“不遵即是抗旨，有大清律在。”

“好！”皇帝点点头，当着群臣不欲多问，退朝后命养心殿的太监，传旨“叫起”。

原来皇帝自无形中闯下这场大祸，自觉在众目睽睽之下，逼得皇后不能不投河以求解脱，实在是莫大之辱，因而又自顾身世，仿佛生下来就是一个让人看笑话、抬不起头来的人，即使做了皇帝，依然如此。

父死子继，他的皇位其实来得很正，可是大家总觉得他之得位，都由巧取豪夺，没有大家帮衬，他永远做不了皇帝。

由近及远，一个个想过去，第一个是胞弟和亲王弘昼，言语之间，直来直去，毫无人臣之礼。

第二个是十年前薨逝的“十七叔”果亲王胤礼，经常跟他抬杠，最后只好请他节劳，不必进宫办事。

第三个是理亲王弘皙，想到乾隆四年那重公案，一直遗恨不释。

第四个是他的表叔讷亲，自恃功高，时常噜苏，渐渐有跋扈不臣之意，只有常常派他出差。如今是在浙江查案，复命以后，还得派他一个什么差使，让他走得远远的，图个耳根清净。

第五个是张廷玉。想起他来，皇帝心事重重，他们父子间的秘密，完全在他肚子里，这是个必须置于耳目所及，以便监视的人，但是他却要告老还乡了！一回到桐城，且不说与野老闲话，会在不经意之间泄露若干不足为外人道的宫廷实况，更怕他会将当年如何承旨撰写《大义觉迷录》等上谕的经过记下来，而且“过则归君”，以求自解于后世。

如果他只是有这样意向，而未明言，可以不理，哪知就在他东巡起驾之前，居然面奏陈情，甚至泫然欲涕，幸而皇帝早就想过这件事，当下很从容地答复他说：“你受两朝厚恩，而且先帝遗命，将来要配享太庙，岂有生死都要追随先帝左右的重臣，归田终老之理？”

“宋明配享之臣，亦有请退而获准的，像宋朝的韩世忠，明朝的刘基就是。”

“韩世忠、刘基都是去世以后，优诏准予配享，不像你，生前就受先帝的特恩。”

“不过臣年已七十有九。”张廷玉说，“七十悬车，古之通义。”

“不然。”皇帝提出反驳，“如果七十悬车不出，何以又有八十杖庙？”

皇帝反复开导，劝慰百端，最后并准他解除兼管吏部事务，张廷玉始终怏怏，迟早还有第二次陈情，那时又如何应付。

皇帝越想越烦，终于突破平日意念的樊篱，深悔一开头像民间的童养媳似的，总觉得自己该受委屈，根本就错了。

“我为什么要受委屈？”他喃喃地自语，“我是皇上，我是皇上。圣祖是汉文帝，阿玛是汉景帝，我，我应该是汉武帝！”他突然顿一顿足，昂起头来，大声说道：“乾纲独振！”

“阿克敦，你是刑部尚书，我倒问你，行法以何者为重？”

阿克敦毫不迟疑地答说：“持平。”

“既不失出，亦不失人，谓之持平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。”

“我一直屈己从人。”皇帝问道，“这不是持平吧？”

“皇上屈己，苍生之福。”

“你错！我屈己从人，是苍生之祸，非苍生之福。像张广泗征金川，劳师糜饷！我要查办，总有人替他说好话，好吧，我就再看一看。这样下去，调兵运粮，到处拉夫，苦的是百姓。”

“是。”阿克敦解释他自己的话，“臣愚意是，皇上屈己，就是纳谏，非事事屈己。”

“这话还差不多。不过，以前一直都是屈己从人，现在我说，以后令出必行，人家未必会听，听了亦未见得认真。阿克敦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

阿克敦知道该怎么办，却不肯说，因为这句话的关系太重了。因此，只是碰头。

“立威如何？”

“立威”二字，正是阿克敦想说而不肯说的，此刻皇上自己说出来了，阿克敦只好劝他不要用杀大臣之类过于激烈的手段。

“皇上明鉴，立威之道甚多，总以能令人懍于天威不测，知道权操自上，兢兢自守为主，太平之世，不必重典。”

皇帝想了一会说：“我知道你的用心，你一向主张犯十分罪，只能处五六分刑。现在我要问你，我要借你来立我的不测之威，你肯不肯委屈？”

“雷霆雨露，莫非皇恩。臣岂有自道委屈之理？”

“你能这么想，必有后福。”

04

皇帝觉得阿克敦所说，“立威之道甚多”这句话，很值得细味，手段不妨由轻而重，步骤不妨由近而远，倘能见效，自然不必用严刑峻法。细想了一下，决定拿“大阿哥”来做个训诫的榜样。

大阿哥名叫永璜，是哲悯皇贵妃富察氏所出，今年十九岁，已经娶了福晋，只以秉性庸弱，一向不为皇帝所喜。皇后之丧，迎灵时神情呆滞，近乎麻木不仁，皇帝已当面训斥过一次，这一回特颁朱谕：“阿哥之师傅和谳达，所以诱掖训诲，教阿哥以孝道礼仪者。今遇此大事，大阿哥竟茫然无措，于孝道礼仪，未恪尽处甚多。此等事，谓必阅历而后能行，可乎？此皆师傅、谳达平时并未尽心教导之所致也。伊等深负朕倚用之恩，阿哥经朕训饬外，和亲王、来保、鄂容安着各罚食俸三年，其余师傅、谳达，着各罚俸一年。张廷玉、梁诗正俱非专师，着免其罚俸。”

皇子上上书房念书，教汉文的称为师傅；教清文及骑射，仍用满洲话的称呼，叫作谳达。内务府大臣来保是谳达，鄂尔泰之子兵部侍郎鄂容安是师傅，和亲王弘昼则负有稽查上书房的全责，所以获咎较重。

和亲王口没遮拦，第二天上朝看到上谕，向同在王公朝房办理皇后丧仪的傅恒笑道：“皇上是恼羞成怒了。”

“五爷，五爷！”和亲王弘昼与皇帝同岁，行五，所以椒房贵戚的傅恒，一直用这种家人之间的称呼叫他，“你千万别这么说。”

傅恒忠厚懦弱，但帷薄不修，且胞妹因此自尽，闹出偌大风波，居然

仍旧是这样胆小怕事，在和亲王看来，真窝囊得不像个人了。可是转念间为傅恒设身处地想一想，妻子的情夫是皇帝，他又怎能如何？

傅恒还想规劝和亲王，语言以检点为宜，像他的身份，纵不致多言贾祸，但怎么样也不会有好处。

“傅大人，”军机处的苏拉来通知，“叫起了。”

召见谓之“叫起”。每天第一起必是军机，军机大臣原有七人，但四个出差，张廷玉又请假，所以只有傅恒跟汪由敦两人在养心殿觐见。

当时的头一件大事，是皇后的丧仪，傅恒将预备的情形，一一面奏，接着便请示大行皇后的谥号。

“孝贤。”皇帝脱口答说，“昨天我做皇后的挽诗，其中有一联：‘圣慈深忆孝，官坤尽称贤。’从来知臣莫如君、知子莫如父、知妻亦莫如夫，大行皇后一生的淑德，只有‘孝贤’二字，可以包括。”说着，皇帝的眼睛眨了几下，仿佛忍泪的模样。

“请皇上勿过悲伤。皇后有此美谥，一定含笑天上。”

皇帝点点头，向汪由敦说道：“你去拟个上谕来看。”

“是。”汪由敦“承旨”以后，退下去“述旨”。

此人原籍皖南，迁居杭州，雍正二年的翰林，是张廷玉的门生，亦颇得傅恒的器重。像这样的上谕，等于写一封应酬信，不费什么工夫，但傅恒难得有个“独对”的机会，或者有什么衷曲要陈诉；在皇帝，亦许也有什么不便公然出口的安抚的话，趁这时候也可以说了。因此，他故意在养心殿廊上拖延着。

他只料到一半，皇帝确有“私话”要跟傅恒谈，但私下谈的却是公事。

“你看张广泗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“照他平苗的功绩来看，有谋有勇。”傅恒答说，“可惜私心重一点。”

“你说得不错。如果他肯实心办事，大小金川不足平，现在是在养寇自重，我多次想训斥，平郡王总是护着他。你看，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“张广泗隶属镶红旗，平郡王是镶红旗旗主，在上谕督饬以外，传知平郡王以旗主身份另行告诫张广泗，痛加振刷。这样双管齐下，臣以为张广泗一定不敢再因循自误了。”

“没有用，张广泗已经是‘兵油子’了。”皇帝摇摇头，“我想派讷亲去督师。”

傅恒心想，讷亲色厉内荏，去了一定债事，而且他也一定驾驭不了张广泗。正想开口劝阻时，皇帝已经做了决定。

“我想就这么办，不过得给他一个名义，经略大臣如何？”

“这个名义很适当。”

于是等汪由敦将谧大行皇后为“孝贤”，应行典礼，着礼部照例奏闻的上谕认可后，皇帝吩咐：“你写个派讷亲为经略大臣经略四川军务的上谕来。”

“是。”

“还有。”皇帝又说，“讷亲去了四川，内阁满洲大学士办事的人就少了。傅恒升协办大学士，阿克敦不必再协办了。”

一听这话，傅恒先磕头，后辞谢：“皇上恩典，臣不敢受。阿克敦三朝老臣，学问优长，而且今年正月方升协办，至今不到三个月，无故解退，亦似乎不大妥当。”

“没有什么不妥当。我志已决，你不必再辞。至于大学士管部，吏部本来是张廷玉，后来改归讷亲，讷亲未回京以前，由傅恒兼管。”

“是！”

“回皇上。”傅恒再一次磕头辞谢，“协办向无管部之例——”

“法无定法。”皇帝打断他的话说，“我行我法，用人用其长，你不必多说了。”

傅恒大感困惑，回到军机处，悄悄问汪由敦说：“皇上说‘用人用其长’，莫非讷公的长处在于带兵打仗？”

这真忠厚得可怜了！汪由敦心中好笑，同时在琢磨，是不是要跟他说真心话？

这就不免想到往事，他虽由张廷玉的保荐，得以在“军机大臣上行走”，但当讷亲掌权时，却深以为苦，因为往往“承旨”只有他一个人，退下来让汪由敦“述旨”时，由于说得不够清楚，甚至错会了意，所以拟好的上谕每退回来重拟，甚至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情形，并非罕见。汪由敦虽不敢计较，傅恒却颇为不平。

有一回讷亲出差，皇帝召傅恒“承旨”，他一见面就说：“臣记性不好，怕记不全皇上的交代，误了大事，请召军机大臣一起觐见。”皇帝准许，从此军机全班同见，成为常例。

回忆到此，汪由敦不免有知遇之感，同时也知道傅恒识得轻重，不会把他的话去告诉别人，因而决定透露自己的心得。

“用人用其长，不用用其短。这是皇上得自先帝密传的心法。”

“不用用其短？”傅恒把这五个字念了几遍，恍然大悟，非如此不能名正言顺地加以“欲加之罪”。

“讷公危矣！”傅恒踌躇着说，“要提醒他一声才好。”

“不，不！”汪由敦赶紧摇手，“千万不必多事。”

傅恒接受了他的劝告，但觉得皇帝对张广泗不满这一点，应该告诉平郡王，劝他赶紧写信给张广泗，切实振作，必得好好打几个胜仗，如能一鼓作气，征服了大金川的酋长莎罗奔，讷亲不必再派去经略四川，岂不是大家都好。

平郡王很感谢他的好意，表示一定照他的话办，同时谈到他的病情，经常晕眩，十指发麻，心跳得很厉害，服平肝的药，总不见效，以致不能销假，托傅恒得便代为陈奏。

“是，是。王爷请安心静养。”

傅恒正待起身告辞，听差递进一张纸来，平郡王看了，含笑说道：“春和，恭喜、恭喜！原来你得了协办。”

“受之有愧。”傅恒答说，“尤其是夺了立轩的缺给我，更教人过意不去。”立轩是阿克敦的号。

“立轩屡起屡仆，屡仆屡起，风浪经得多，不会在意的。他住得不远，你何妨去看看他。”

“王爷的指点极是，我这会就去看他。”傅恒正好告辞。

阿克敦住在头发胡同，与石驸马大街平郡王府相去不远，傅恒坐轿刚进胡同，听得后面车声辘辘，扶着轿杠的跟班回头一望，认得是阿克敦的后挡车，便向轿中通知：“阿大人回来了。”

轮声慢了下来。在京城能坐轿的，都有很大的来头，车比轿快，却不敢争道。傅恒心知其故，便即交代：“轿子让一让，让阿大人先过去。”

这时阿克敦也知道了，轿中的傅恒是特为来看他的，所以到家先不进门，在大门口等着迎客。

两人原是世交，算起来傅恒是晚辈，一看老世叔在大门口站着等，便远远地下了轿。阿克敦便也迎了上来，相互一揖，都不开口，因为当街非说话之处。

“春和，”进门到得花厅上，阿克敦问道，“在我这里小饮，如何？”

“正想陪老世叔喝几杯，也还有几句衷曲要诉，这回——”

阿克敦知道他要说的是什么，适时挥一挥手将他拦住，“春和，得失不足萦怀，你不必为我抱歉。”他朝外喊道，“来！看傅中堂的衣包在哪里？”

于是傅恒更换便衣，阿克敦也入内换了衣服，复回花厅陪客小酌。席间，傅恒少不得还是谈到了他与阿克敦的宦海升沉。

“世叔，我实在替你很委屈。而且我亦很奇怪，协办本来就有两个缺，皇上栽培我，何必一定要开世叔你的缺呢？”

“岂止开缺，只怕我还有哑巴吃黄连的遭遇。”

“这是怎么说？”

阿克敦想了一下说：“我跟你说了吧，皇上跟以前不一样了，他要学先帝的办法了，威权独操，赏罚由心。”

“这——”傅恒仍有疑问，“就算赏罚由心，好好儿的，没有过失，怎么给人降了官呢？”

“这就叫天威不测。”

“皇上是要人这么想？”

“是的。”阿克敦答说，“不然怎么能让人害怕呢？”

傅恒想了好一会，又问：“这是世叔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呢，还是皇上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两者都有。”阿克敦答说，“皇上自觉以往屈己从人是错了，他要伸法，伸法必先立威，已经告诉过我了，要拿我开刀。”

“开刀？”傅恒一惊，“皇上是这么说的？”

“说是说‘委屈我’。不过，我看不只于解除协办，因为这并显不出天威来。”

傅恒不便再往下问了，只把他的每一句话都谨记在心，静以观变。

05

阿克敦的预测，很快应验了。

事起于翰林院翻译大行皇后的册谥文，汉文的“皇妣”译成清文的“先太后”，皇帝认为不妥，传旨召阿克敦来问，因为他是翰林院的掌院学士。哪知阿克敦已经走了。

这一下，皇帝找到了一个立威的好题目，写了一张朱谕交军机处，说

汉文“皇妣”译成清文“先太后”有“大不敬悖谬”之处，且“呈览之本留中未降，而请旨大臣竟弃而他往”，此“皆阿克敦因前日解其协办大学士之故，心怀怨望，见于辞色”，着革职交刑部问罪。

此谕一宣，举朝震栗。最惶恐的是汪由敦，因为刑部满汉两尚书，就是阿克敦跟他，如今由他主持来问罪，拟重了对不起阿克敦，拟轻了又怕碰皇帝的钉子，想来想去，没有两全之道。

反倒是阿克敦，亲自去看汪由敦，很诚恳地唤着他的别号说：“恒岩，你不必替我担心，你尽管把罪名定得严，不要紧。我常说：‘雷霆雨露，莫非皇恩。’我很泰然的。”

他是暗示“雷霆”之后，尚有“雨露”，但汪由敦震于不测之威，方寸之间，不能如阿克敦的成竹在胸，所以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。不过既然他自己表示谅解，汪由敦认为解除了他的一个绝大难题，应该感激。

当下起身一揖，口中说道：“蒙公体谅，惭感交并。但得天颜稍霁，必当全力斡旋。”

“谢谢！”阿克敦拱手还礼，“凡事顺乎自然，恒岩，请你千万不必强求。”

于是汪由敦当天便找了“秋审处”的八总办——刑部顶尖的八个能干司官，一起商议，定了个比照增减制书律，拟定的罪名是“绞监候”。

绞刑亦是死刑，但比身首异处的死刑来得轻，“监候”是拘禁在监狱中，等候秋后处刑。但不论“斩监候”，还是“绞监候”，只要不是“立决”，都有活命的希望，因为有“勾决”一道程序，每年秋天由“秋审处”审核所有“监候”的人犯名册，分别签注意见，到时候为阿克敦设法开脱，注上“可矜”二字，那时候皇帝气也平了，定会同意。

哪知皇帝别有用意，既然用到向阿克敦“借人头”这样一个大题目，文章自然要做得淋漓尽致，灯下构思，先用墨笔起了稿子，修改妥当，方始用朱笔批在原折后面。

朱批中一开头就说：他在第一次上谕中，指出阿克敦之罪是“大不敬”及“怨望”，谕旨如此明确，而刑部仍照增减制书之例拟议，明明是“瞻顾寅谊，党同徇庇”，置谕旨于不问，只治他误翻之罪。接着，指责拟罪之人，轻重倒置，误翻之罪不重，重的是“大不敬”及“怨望”，身为大臣，岂能不知？

然后笔尖一绕，就专门针对刑部堂官做文章了，说他们有意援引轻比，殊不知适足以加重阿克敦的罪名，是不是与阿克敦有仇，“故欲轻

拟，激成重辟？”这话有挑拨之嫌，不能出于皇帝之口，而且亦怕阿克敦误会恐吓，但又非说不可，因而补上一句：“果有此等伎俩，亦岂能逃朕洞鉴耶？”意思是不会激成重辟，阿克敦放心好了。

接下来便是追叙先帝对朋党的态度，同时表明他对朋党的态度，将由宽而严，他说从前朝官与退休的绅士，“比周为奸，根株盘亘，情伪百端，皇考以旋乾转坤之力”方得廓清，不想近年故态复萌，是不是看他诸事宽大，以为又可以勾结行私？

于是提出警告：“朕尝云，能令朕宣扬皇考之宽仁者，唯诸臣，即令朕昭示皇考之严义者，亦唯诸臣。”他指出“大不敬”与“怨望”之罪，绝不应如此轻拟，“该部以平日党同之陋习，为此尝试之巧术，视朕为何如主乎？”最后，也是最厉害的，便是“嫁罪”于刑部堂官，他说他的本意是，阿克敦纵有应得之罪，无非让他知所自儆，将来仍旧会用他。“今观该部如此定义，则阿克敦不必可宥，是阿克敦之罪，成于该堂官之手，该堂官欲倾身以救阿克敦，非特阿克敦不可救，而身陷罪戾，且不能自救矣。该部堂官着交部严察议奏，此案着另议具奏。”

前面都是“该部”，结尾是“该部堂官”，唯独提到救阿克敦一段，连用两个“该堂官”，将汪由敦吓得神色大变。

正当此时，有人来报：“阿大人来了。”

“喔！”汪由敦定定神问，“在哪里？”

“在大堂上。”

“为什么不请进来？快请！”

“阿大人不肯进来。”

这一下，汪由敦只好亲到大堂，只见阿克敦青衣小帽，站在檐下，后面跟着一名听差，肩上打个铺盖卷，手上提一只置日用杂物的网篮。看到汪由敦，他提高了声音说：“犯官阿克敦报到，请过堂收监。”

原来阿克敦起先奉旨“革职，交刑部问罪”，不必收监，现在刑部拟罪“绞监候”，上谕以为太轻，那就至少也要定个“斩监候”。不论为何，反正“监候”已是奉了旨的，所以自动来报到。

“言重，言重，”汪由敦急趋几步，执着阿克敦的手说，“白云亭坐吧！”

“白云亭”是刑部堂官日常治事会食之处，阿克敦既然是这么一身打扮“上衙门”，当然不肯接受好意。

这时管狱的司官，“提牢厅主事”夏成海也赶到了，先向汪由敦行礼

说道：“请大人进去吧！阿大人交给司官好了。”

“好，好！你好生伺候。”

“是！”夏成海转身向阿克敦请个安说，“大人请！管家也请跟我来。”

“不敢当！”阿克敦拱拱手说，再抬头看汪由敦时，他已经将身子转了过去，想来是不忍见本部的堂官成了阶下囚。

当然，虽说阿克敦已犯了死罪，但绝不至于与定讞的囚犯监禁在一起。刑部的监狱，俗称“天牢”，正名是“诏狱”，因为入此狱的人，姓名必见于诏书，都是有来头的，所以格外优待，特设住处，称为“火房”，大则一座院落，小亦有两间屋，可以携仆开伙。不过这份“优待”，须花几百至几千两银子去交换而已。

阿克敦自当别论。夏成海将他安排在最敞亮的东跨院，五六个狱卒忙作一团，阿克敦倒老过大过意不去，只不断地说：“夏老爷太费心了。”

安顿粗定，只听外面传报：“汪大人到！”

这时阿克敦反客为主，迎了出来，只见汪由敦也换了便衣，不由得一惊，“怎么？”他问，“不只是‘交部’吗？”

说“交部”便是交吏部处分，与交刑部治罪，必先革职不同。汪由敦何以亦是这样一副装束？阿克敦不免惊诧。

“礼当如此！”

阿克敦为他放心了，不是褫夺顶戴，只是便衣探监，彼此方便而已。当下延入屋中，坐定无话，夏成海知趣，悄悄地溜了开去。

“特来向我公请罪。”汪由敦悲伤地说，“刑非其罪，竟尔枉法，痛心之至。”

接着，汪由敦便将他跟署理的满尚书盛安及满汉四侍郎勤尔森、钱陈群、兆惠、魏定国等人，重议阿克敦的罪名，依大不敬斩决律末减为斩监候的情形，约略说了一遍，再三表示歉疚不安之意。

“无须，无须。这原在我意中。倒是因为我的牵累，害各位交部，才真是无妄之灾。不过，陈占咸是很明理的人，想来只会拟革职，不会拟降调。”

陈占咸是指新任吏部尚书入直军机的陈大受，他是湖南祁阳人，雍正十一年的翰林。由于两件事，颇得皇帝的赏识，一件是乾隆二年翰詹大考，皇帝亲自监试，翰詹大考，因为有一篇赋的关系，颇费工夫，通常须给烛始能完卷，但陈大受于日中首先交卷，而且写作俱佳，因而由编修超